

社會與認知基礎

馬利克·本納比

文明新思路



THE SOCIO-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MALEK BENNABI'S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作者：貝德朗·本拉赫辛
Badrane Benlahcene

精簡版伊斯蘭叢書

THE SOCIO-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MALEK BENNABI'S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社會與認知基礎
馬利克・本納比
文明新思路

Badrane Benlahcene
作者：貝德朗・本拉赫辛

縮寫者：艾里森・萊克
漢譯者：阿立・蔣敬

© 國際伊斯蘭思想研究所，2012 年

國際伊斯蘭思想研究所（IIIT）

P.O. Box 669

Herndon, VA 20172, USA

www.iiit.org

IIIT Lodon Office

P.O. Box 126

Richmond, Surrey

TW9 2UD, UK

www.iiituk.com

【版權聲明】如果沒有版權特許或遵循集體版權協議，在沒有出版者書面許可的情況下，本書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得私自複製。

本系列叢書中的觀點和見解，文責由作者自負，與出版者沒有必要的直接關係。

978-1-56564-596-7

叢書編輯：

Dr. Anas S. al-Shaikh-Ali

Shiraz Khan

排版：Sideek Ali

封面設計：Shiraz Khan

精簡版伊斯蘭叢書

(IIIT Books-in-Brief Series)

這是國際伊斯蘭思想研究所（IIIT）從本所優秀出版物中精選的一部分圖書，縮寫成精簡版，保留原著的精神實質，但篇幅縮小，以便讀者快速瀏覽這些著作的核心梗概。精簡版叢書具有簡明扼要的特點，讀者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讀完全文，了解原著的思想概要，引發深思。如果對該專題有興趣，則可以繼續尋找原文閱讀和探索。

《社會與認知基礎：馬利克·本納比文明新思路》這本書在 2011 年完成並正式出版。自從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他的一篇論文中提出“文明沖突”的議題，他首先表現了對文明與沖突的關注，導致了公眾對世界新秩序的大辯論。馬利克·本納比（1905—1973）是阿爾及利亞的著名思想家和學者，他曾致力於研究穆斯林社會衰落的原因，以及西方文明與文化的成功之路。他從理論上進行分析，認為問題不在於《古蘭經》與伊斯蘭信仰，而在於穆斯林自身的錯誤。本書作者深入調查研究本納比對人類文明產生與存在的新思路，發現他所采用的方法屬於超常規理論的指導。他深信，人類文明的產生過程必然受到內在與外來的、社會與認知的多種條件的制約，因此歸納出他確信的發展公式。他的公式是：人 + 土地 + 時間 = 文明；其中，在討論穆斯林從落後狀態到回歸復興時，信仰是對這三大條件運動的催化劑，具有重大意義。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在本納比的新思路中，他把人的因素置於中心地位；在文明的進程中，假如沒有人的作用，其他兩項就完全失去了價值。

本納比堅定不移地相信，文明將繼續演變，除非穆斯林從根本上改變現在的精神面貌，否則他們將不可能創造出任何具有深遠影響或意義重大的社會變革。他的這個觀念從《古蘭經》

的啟示中獲得了響亮的回聲：“真主不改變一個民族之現狀，除非自己改變之。”（古蘭經，13：11）

本書是貝德朗・本拉赫辛原著的精簡版，原文的書名是：

**THE SOCIO-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MALEK BENNABI'S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書號：ISBN hbk: 978-1-56564-368-0;

ISBN pbk: 978-1-56564-367-3

2011

前言

馬利克・本納比（1905—1973）是阿爾及利亞著名的穆斯林思想家和學者，這本書專題討論他的作品，深入探索他的思想觀念和研究方法。本納比的學術追求，是力圖解釋穆斯林近代衰落的原因、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成功之路。但他堅信，根本問題不在《古蘭經》和伊斯蘭信仰，而是穆斯林自身的錯誤造成的後果。他揭示了西方殖民主義的真相，並且研究文明形成的各種因素，目的是為穆斯林社會尋找出路，全面開展穆斯林的復興運動。

這本書是對本納比文明新思路的深入探討，因為他采用超常規理論指導的研究方法（代號為 **Mu**），現在還沒有一家學說對這種新思路加以概括，所以必須對他所涉及的多種文明學科進行分析，找到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本納比最後的結論是：內在與外來的、社會的與認知的多種條件制約著一種文明的形成；他把這個內在聯系總結為一個推斷公式。

他的公式是：人 + 土地 + 時間 = 文明，在這個公式中，宗教是促使事物發展的催化劑，這對穆斯林社會為擺脫落後狀態，實現全面復興極為重要。在本納比的文明新思路中，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占據中心位置，假如沒有人的努力，其它任何條件都無濟於事。

本納比堅信，穆斯林必須首先改變自身的精神面貌，然後才會出現社會變革的偉大成功。他的這種觀念可以從《古蘭經》啟示中得到響亮的回應：“真主不改變一個民族之現狀，除非自己改變之。”（13：11）

在當前局勢下，熱衷於研究世界文明的趨勢在全球形成高潮，學術界彼此遙相呼應，人才輩出。在穆斯林世界，中世紀的大學者、著名曆史哲學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曾對人類的曆史命運與文明形成的研究有過巨大貢獻。在我們當代，唯獨馬利克·本納比被世界公認為名列前茅的社會學思想家和哲學家。他最關心的問題是，為什麼穆斯林社會竟然走向了衰落？希望查出根本原因，以便確定未來復興運動的方向。本納比的與眾不同之處，除了他分析經濟、政治和思想原因之外，特別重視一個民族的信仰精神——稱之為文明進步與發展的催化劑。

本納比具有精通伊斯蘭與社會科學的廣泛知識，因此形成了他獨特的新思路，從全人類的角度探索世界文明的形成與發展；他認為，人類社會與文化是由許多因素結合的動力，造成了文明生成的過程。他的目標是在社會文明範圍之內醫治社會病態。顯而易見，任何一種文明都是曆史演變與社會發展的最後結果。他說：“每個民族存在的問題，說到底，都是他們文明的問題。”

本納比的哲學，是他在深刻理解伊斯蘭的基礎之上，所產生的完整思想體系。他對文明及曆史演變的思路，有助於研究和確定穆斯林社會病態的診斷，找到社會病因的根源和未來解救的途徑。他的學術背景來自曆史學、社會學和哲學這三大學科，使他對歐洲社會文明的研究如同輕車熟路，然後，總結出對穆斯林內在潛力與弱點的全面分析，成為他的獨到見解。

這本書的研究，重點在於確認影響本納比文明思路的各種因素，包括他的研究渠道、思想方法、基本概念和理論根據，然後對他的程序與思路進行對比與分析。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對當前社會文明的深入理解，預測社會發展的後果，為制定政策的政治家們提供便於思考的規劃藍圖。

本納比超常規的文明思路，代表了十九世紀早期以來穆斯林林知識界的努力，他們希望通過對人類社會廣泛的研究，查明社會落後的原因，找到解救的方法，復興穆斯林的文明。他們繼承伊本·赫勒敦的學術傳統，把多種學科結合起來，跨學科研究某個課題，如曆史哲學與社會學。這種方法可以針對社會的局部問題，不論是穆斯林或其他文明社會，都放在一個大趨勢中進行對比和認識，針對問題的症結，做到迎刃而解。

為了深入理解本納比的新思路，我們借用美國當代社會學家喬治·裏茨爾的超常規社會架構理論，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層的綜合性分析。他的理論和方法，有助於從基礎上探索本納比的認識來源，因為他生活在穆斯林社會文化與認知的環境中。本書作者采用超常規理論的第一類，被稱作是“Mu”的分析原則。然後，又從“Mu”的四個分支，對本納比文明新思路進行剖析和理解。

Mu 的概念：對理論進行深層分析，加深對理論本身的領會貫通，用於對事物的全面理解。**Mu** 的內在社會性，是研究內部構成的要素，獲得的結果超出對內部的認識，而是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Mu** 的另一個層面是外在社會性，是從宏觀的高度，俯瞰同時存在的多種社會因素或制度，它們對某種事物所施加的外來幹預，然後反觀事物的演變對周圍所產生的反彈。這個層面對本納比來說，是觀察這些客觀勢力的存在，分析它們之間的關係，形成了他獨特的思想方法。

Mu 的另一個概念是認知，又分“內在認知”與“外在認知”兩個分支。內在認知，就是通常所說的文明內部因素，著重在於內部的自我認識，其中包括對內部因素的識別、確認、思想學派、典型範例、典型轉換、超常規理論的研究與思考方法；外在認知，是指從外部存在的各種學術領域汲取概念、方法、理論，對社會文明進行研究。在本納比的學術研究中，他的外

在認知有兩個主要方面：第一，在穆斯林社会，普遍存在的《古兰经》和伊斯兰的认知观；第二，来自文明研究以外的学术领域，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

Mu 是一個認識體系，或認識格式，是一種系統思考方法，對客觀的事物進行理解、分析、評估、評論，也是對理論本身的提升。超常規的理論家們對事物進行系統地剖析和比較，並且採用各種社會學的研究方法。**Mu** 式的方法論，向研究者提供了全面的認識基礎，而且對各種理論加以批判性地採納，揭示事物的真相。

這本書的研究，採用 **Mu** 的模式思考本納比的文明新思路，把他與其他學者相比較，如伊本・赫勒敦。因此，這個研究採用的是綜合性的方法論，有歷史分析，有比較分析，有史實分析。通過比較的方法，作者希望我們看到本納比與其他人的不同和他自己的特點。史實的分析可以讓我們看到本納比的思想、概念、假設，以及他的專用術語，由此理解 **Mu** 式的思考對事物深層結構的觀察與分析，把社會現象看作一個整體。對於一個複雜世界的存在，必須採用綜合性的認識論，以微觀與宏觀結合為一體的方式，全面加以觀察和理解。

為了對他的思想與方法進行真實探討，本書作者所依據的資料，都來自本納比生前的原著。他曾發表過大量作品和書籍，都集中在一個專題之下——“文明存在的問題” (*Mushkilat al-Hadarah*)，以及他在其它社會學領域中的論著，如歷史哲學、人類學、歷史、社會科學。作者也採用了一些其他學者的資料，但只是作為本研究的輔助性參考。

第一章

文明：概念與思路

採用多種學術的途徑研究人類文明，是對各種社會現象的全面觀察和分析，可以從理論到實踐獲得最大的效果。當我們通過歷史的全過程，認識一種社會的“文明”與思路時，將有助於我們在文明研究領域中，看到社會的主流模式與思想學派。

從多種文化特征和語言傳統中，確認某種特有的文明現象及其產生的原因，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特別是對西方國家和穆斯林社會尤其如此。大家對文明的分析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是構成文明研究的另一個重大障礙。絕大多數學者一致同意，社會文明是人類文化存在最廣闊的綜合體。亨廷頓把文明置於歷史條件下，隨時代發展而演變的現象，也把宗教作為精神核心，與文明相聯系。這是文明研究學術界普遍存在的觀念，如伊本·赫勒敦、湯恩比、本納比。

伊斯蘭和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對以部落關係為基礎的阿拉伯社會，進行了有效改良，轉變為以信仰為本的伊斯蘭文化，這種文化包容了多種民族和多種階層，構成了一個統一體。先知穆聖就是這個新社會制度的創始人，在他的倡導下，城市生活方式得以發展，取代了原始的遊牧或部落文化特征。他領導並重建的新城麥地那，發揮了文明轉型基地的功能。

“文明”一詞最早在穆斯林社會出現，是在公元十四世紀，歸功於伊本·赫勒敦的著作。在他的論文中使用了一些新詞語，如 *hadarah* 與 *Umrān*，等同於西方人的“文明”概念；又如 *Ilm al-Umrān*，意思是研究“文明的科學”。根據伊本·赫勒敦的理念，人類的城市化發展是文明的必然趨勢，便於眾多人口定居下來，

共同生活。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城市化現象具有強大的動力。

在穆斯林知識階層的範圍內，十九世紀後期是文明概念迅速發展的時期，因為當時出現了伊斯蘭的復興運動，而且與現代歐洲的接觸日益頻繁。像“文明”(hadarah)這樣的新詞語，開始在阿拉伯世界廣泛流傳，成為知識界的時髦用語。最後，本納比把這個新詞與“文明”正式通用，但在穆斯林的語匯中，還經常使用另幾個同義詞，如 madaniyyah 及其衍生詞，都含有“文明”的概念。

在對文明的理念上，穆斯林社會與西方國家英雄所見略同，對文明的基本成分有共同的觀念：如城市化居住、社會秩序和管理、穩定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出現使文明程度得以提升，與此同時，在人們的交往中，許多與文明化有關的新詞語也應運而生，例如，城市生活、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環境改造、專業服務、社會交往、信息網絡、宗教信仰體系、造物主的信仰或高高在上的神權等等。盡管在關鍵的總體認識上，東西方趨於一致，但在許多細節上，仍舊保持著分歧，如對文明的觀念、實施方法、重點保護、生活理念。學術界也有許多分歧，各持己見，許多主流思想家，如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專家們，從曆史、哲學、社會學的角度提出不同思路。本書的研究，對理解一般性文明問題提供了一個普遍適用的思考框架，而對本納比的思想做了具體深入的分析。

曆史哲學的出現，表明了人們對曆史事件合理解釋的需求。研究過去事物的曆史，成為“第一順序”的需要，向人們說明過去發生的事件、行為或局勢，而曆史的哲學則是“第二順序”，是對過去同樣事物研究的研究，因為哲學功能屬於“後話”，不是對過去的事件、行為或局勢平鋪直敘加以說明的表面現象，而是進行深層揭示，說明理由，挖掘事物演變的真相，解答人們提出的疑問。曆史哲學家所追求的目標，是從廣義上看待曆史的進程，高瞻遠矚，發現規律。

曆史學家則不然，只須如實描述曆史發生的事件，說明變化的原因，誰是主角，什麼是天意，把曆史的演變與社會運動歸因於普世的規律。曆史學家們分成許多學派，從不同角度分析曆史，有人說一切都是天意的定然，有人說是英雄創造了曆史，也有人說推動曆史進程的力量，是非人類意志所能左右的自然規律，如經濟規律。曆史進步論者，如柏拉圖、赫爾德與黑格爾，以及許多西方的著名思想家們，把歐洲的猶太與基督教曆史，看作是古代曆史循環的直線延續。

怎樣寫曆史，沒有統一的規定，也沒有大家一致認同的固定格式；因此，曆史學家規劃書寫曆史的時候，大致上採用三種辦法：第一，事件先後順序的串聯模式，即根據進程的前後順序，如實記錄一個地方的文化或文明；第二，發展演變的模式；第三，與其他民族的文明發展的簡單並列式。第一種模式最為廣泛，發展也最成熟，大多數曆史學者都採用這種方式，例如伊本·赫勒敦。曆史的哲學觀，以及在這個觀念下對文明探討的多種不同思路，都屬於傳統的研究曆史途徑，當代新生的社會科學初露頭角。人類學是研究人類文明與文化的最新科學。根據人類學的理念，文明是人類文化的最高階段，也是最明顯的文化特征。

社會學家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曆史研究。在追蹤曆史的進程中，這些研究曆史的社會學家們，無意於創建什麼固定模式，他們研究曆史的方式，是檢查不同的曆史事件、客觀史實和社會管理制度。在他們的研究中，把文明看作一個龐大的社會現象，由長期演變和發展而來，屬於宏觀社會學的範疇。與曆史學家和曆史哲學相比，宏觀社會學家們自信比他們更能深刻地了解人類生活最基本的曆史過程，因為他們觀察的範圍廣泛，時間漫長。

我們當代的曆史研究越來越趨向宏觀社會學，但缺乏同步產生的宏觀社會學理論，指導他們尋找出路，這是當前出現的緊迫問題。在大趨勢下，他們雖然看到了許多零碎枝節，但無法理解存在的宏觀社會的總體問題，也不知道如何解決實際問題。宏觀

社會學的優點是，他們在對局部的問題進行集中分析時，不忽略長期發展的總體趨勢，如演變的過程、文化體制、社會現象和文明特征。

演變社會學對文明研究也有明顯的貢獻，他們為確定演變的水平分類，提出了幾個單項變量准則：規模（如家庭、社區、文化、文明）；時期（曆史階段、長期存在、有限短期）；領域（文化、認知、文明程度）。

以經驗為焦點的社會學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們避而不談更多的理論或哲學問題。他們的文獻顯示了探討文明的新思路，採用多學科相結合的方式，對許多複雜社會現象的系統研究。“文明”的概念五花八門，但都能幫助我們認識這個多元化的社會現象，只是我們現存的研究方法還遠遠不夠。當我們看到有些方法因為缺乏全面的觀察而走向失敗時，我們就深刻地感受到，在任何層次上研究人類文明，如果孤立片面，都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成功，任何文明都具有全球的共性。

第二章

本納比文明思路的主要概念

本納比批判穆斯林世界存在的改良主義和現代主義思潮，因為這些人只看到事物演變的表面現象，而忽略了產生危機的根源。他認為，當前穆斯林世界的許多人努力點燃一場轟轟烈烈的復興運動，但找不到系統的有效方法，進而從根本上觸及真正的危機。問題的根源在伊斯蘭開始之後、長期形成的穆斯林文化。他說，曆史的行程為現代殖民主義的入侵鋪平了道路。現代穆斯林社會出現的殖民化，不是主要的原因，因為有許多其它原因造成今天的局面，如我們自身的致命弱點，使我們陷入了殖民化深淵。

本納比對文明的定義也是多種多樣；但他認識到，文明能激發社會的功能，去面對各種問題。他認為人類的生活需要在道德與物質二者之間取得平衡。每個人都在曆史範圍內享有各種活動的合法權利，因此，人類社會應是文明進程的核心動力。本納比認為，在人類社會中，道德與物質是創造生活平衡與朝氣勃勃的兩大關鍵因素，因此產生全社會的同心同德與團結一致。一個文明的建立，需要有基本架構和社會條件。他說：“人要學習怎樣適應特定的生活環境和大眾觀念，……社會的架構把人們的生活組織起來，構成互相關系網，讓他們承擔起曆史使命和責任。”

本納比設想的“文明 = 人 + 土地 + 時間”公式，標志著一個文明社會中的基本元素或必須的成分。在文明化社會中，人們遵循文明行為，如果社會發生了問題，就是對這三大要素的

分解：人、土地與時間。

他說，文明社會的所有行為或事件的發生，都是這三種要素產生的結果：人 (*Insan*)、土地 (*Turah*) 與時間 (*Waqat*)。每個社會都離不開這三大要素，因為它們是文明開始產生與演變的基礎。當我們以科學的態度組合這三大要素時，充分發揮人的功能，開發利用土地資源，合理安排時間；這時，文明就能產生效益，對社會中的人群提供幫助和社會服務，推動社會發展。在這個公式裏，人 (*Insan*) 是最基本的文明條件，是文明進程中的中心動力。本納比批評穆斯林社會的改良運動，他們只求環境的改善，而不去注重人的因素。他強調說，任何改良必須從人開始。他闡述說，由於完美的人性，把他們的積極精神灌輸到理想中，擔負起社會責任，這樣文明才能產生。

至於目標 (*tawjih*) 這個概念，根據本納比的解釋，是指在文明運動中所追求的和諧，各種因素的聚合，避免分歧和衝突，因為許多方面的發展都有類似的起步，也有類似的奮鬥目標。他認為，所謂文化，是對個人產生影響的基本條件，造就社會的一分子，而社會則演變成一個具有共性的的大集體。文化的狀態如何，直接左右著文明的趨勢，導致文明在歷史上的最終命運。

在本納比的文明公式中，宗教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對三大要素起到組織與指導的作用，把它們引向文明的進程。曆史上，所有的文明社會都曾在宗教信仰中發展和繁榮，毫無例外。但是，根據本納比的文明思路，假如不能把人、土地與時間結合為一個統一的奮鬥目標，單純的宗教就起不到社會進步催化劑的作用。他說，看看現代的幾大文明社會，求本探源，他們的活力都來自於早期宗教搖籃裏的三大要素的緊密結合：人、土地與時間。

本納比在討論社會範疇的起源與本質時，指出任何社會行

動都包含著以下三種實力：實物、人和思想。這三種實力的結合便產生一種運動的機制，這種綜合的機制帶動了社會存在的多種成分，表現為人的行為、活動或成就。這些活動和行為都是人類存在的現象，附加上在這些行動背後存在的實物與思想力量。這樣，最後形成的文明，是來自於各種要素以及所有活動的綜合結果，其中人是文明進程中的中心動力。

在人的範疇之內，文明起始於人的轉變，從單獨的個人行為轉化為社會的人格。本納比在他的著作中所說的“人的範疇”，是指各種關係轉變的總體結果，這些事發生在群體之間，有創造性，也有破壞性；他特別強調人的群體關係。結果是，“人的範疇”形成了社會制度，在彼此交往的關係中提高了素質或本質，這樣就產生了文明，文明的特色決定了社會的命運。

在本納比看來，思想的範疇是一種精神信仰。這種刻骨銘心的信仰力量，也許來源於神聖的宗教，也許來自世俗的灌輸；這個範疇形成一種特定的行為模式，沿著既定的道德規範引導人們前進。在穆斯林的文明中，來源於《古蘭經》和聖訓的刻骨銘心的信仰，先於其他思想意識。本納比認為，文明只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人的思想能產生巨大動力，把人類從原始階段引入文明的曆史，按照特定的典型模式，架構起完整的思想體系。

思想範疇使人們產生想象力和新鮮意境，然後以文明的模式構成未來的藍圖，引導全社會的民眾共同遵循，這樣就產生了他們特有的文化。思想範疇極為重要，因為可以促使全社會共同努力創造他們的曆史。實物範疇只是提供必要的工具、條件、資源、規章制度，這些都是形成文明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在文明化的進程中，開展曆史性的運動與表現社會地位，都離不開必需的物質條件。這就是實物範疇的主要功能。

依照本納比的觀點，這三方面的範疇不是保證文明發展的

全部條件。他認為如果缺乏“社會關係網絡”，這些範疇還不足以產生重大的歷史性行動；從社會文化與歷史意義上講，這個新概念表達了他對社會動力與性質的理解。“社會關係網絡”呈現了這三種範疇互相交織與合作的辯證關係，這些關係必須具備最低程度的存在，才能對社會產生動力。如果沒有三者互動的網絡，這三種範疇也就全無功能。

本納比所關心的焦點，是如何重建穆斯林社會，促進文化復興，清除使穆斯林社會走向衰落的各種消極因素；所以，他所關注的重點只是“獨立自主的社會學”。為了實現他的新社會學理想，從起步開始，他就必須首先確定“社會”的新概念。他認為自然形成的社會是固步自封、靜止不動的，而歷史性質的社會則充滿了活力，具有發奮圖強的精神。不論是哪一類歷史性質的社會，它們都有許多共同特點。社會關係網把各種社會因素都連接起來，形成一個互動的網絡，每個部分都承擔起既定目標的歷史使命，共同努力，奮勇向前。

第三章

本納比對文明運動的理解

本納比對文明循環的看法是：“沿著同樣的軌跡無數次重複，彼此都類似，但每個事件都有自己的特性。”他的意思是說，所有文明的存在，都是按照固定軌跡的歷史循環。社會中的每個群體都在這個文明中顯示自己的特點，留下自己的印記，所以造成各種文明彼此不同，各有特色。每個文明在短時心理條件下，具有與眾不同的特點，但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卻大體相似。他認為，當一種文明的基本成分在固定的宗教框架中發揮效益時，就開始了它的運動循環；假如這些基本成分停止了活躍運作，這個文明的循環運動也就結束了。任何文明都能在歷史上發揮作用，直到它走向衰敗，無力領導民眾奮鬥，其生命也就從此告終。這時，另一種新文明必將取而代之，開始新的歷史循環。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來去匆匆，就證明了這種循環現象。本納比說，任何一個社會，從開始形成到最後結束，中間都可以按照規律分成幾個階段。當那個文明完成了預備期之後，就進入了文明期，然後經歷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心靈階段（精神性）、理性階段（合理性）和本能階段（天性）。

從社會循環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和處置辦法，可以斷定這個文明的歷史位置，也可以預感到這個文明的未來趨勢，是衰退，或是興旺。這種歷史循環學說，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一個文明運動的內在實質，從它的結構和運作上，分析和理解人們的社會存在方式。本納比從伊本·赫勒敦那裏學到這種思考方法，並且有所發展；他認為人類的文明總是從一個固定的歷史位置開

始，然後沿著規定的路線繼續下去。到了最後階段，這個文明的價值發生轉換，進入另一個循環區域。這種轉換，意味著曆史循環的客觀存在。

本納比深信，曆史循環的三個階段，不是自發地或自動地向前推移，而受到民眾與社會改革意識的巨大影響。特殊的情況也會經常發生，使文明存在的三大要素“人、土地與時間”的互動狀態發生變異。三大要素的變異一旦發生，標志著一個新社會的誕生，同時也呈現出曆史發展的新時期。在這個時候，新的價值觀尚未成型。

在一種新文明的初期，某種宗教觀念開始傳播，預示著一場新的文明運動。逐漸逐漸，新精神力量向民間廣泛滲透，直到全面控制個人與社會的日常生活。在這個階段，當社會關係網絡形成之後，全民開始轉變，從自由散漫的個人，變成具有整體觀念的社會公民。整個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人們自動轉換新的關係和社會功能，共同遵守宗教思想提出的要求。在一個新社會中，每個個人都依據“精神法則”投身於新生活。

當宗教信仰繼續發展，漸臻完善，社會關係網絡就達到了完美的境地；這個時候，新建文明創立的新秩序和新準則有效實施，有能力應對一切新問題，滿足各種要求。社會進一步發展，精神性減弱，而物質的欲望提高了，新文明現象普及化，把社會推向第二階段（理性化）。文明曆史在演進，表現在人們追求合理性，任何事都須講明道理。理性化的文明，使全社會便利地享有發展完美的社會關係網，但多種弊病也不可避免地同時發生。從心理學角度說，個人為社會發揮積極作用時，他對自己的生命能量無法自我控制；社會的有些勢力顯示出無能為力，有些勢力出現不由自主的衰退。

一種文明的全部曆史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演變的；這種演變影響著個人的心理狀態和社會的道德機能，失去了協調個

人行為的能力。當理性化勢能開始對個人行為失控時，文明面臨著本能化的新時期，人們的精神與理性都受到本能的驅使。社會展現了後文明的各種特征，文明的價值觀也出現了三大要素的新型綜合關系：人、土地與時間。在這第三階段，社會關系網絡開始解體，不論宗教或社會，都無法制約個人獨立自主的天性。於是，社會出現了分崩離析，無法無天。人的本性慢慢被釋放的過程，也就是靈性逐漸失去控制的現實。

當人的天性徹底得到解放時，就立即幹預到人的命運，這標志著文明第三階段的開始，宗教停止了它的社會功能。其結果，社會發生分化瓦解，文明完成了一個循環。靈性的激情一旦消失殆盡，理性的存在也走向了盡頭。

本納比認為，文明是由互相關聯的許多循環構成的，開頭是宗教思想，結尾是本能勢力，因為本能有制約精神與理性的能力。他深信，一個完美的文明循環都要經過這三個階段；它們的轉換過程證明了社會能量的存在，並且很強大。我們密切觀察文明演變的每個階段，理解這些階段的特性，以便我們對文明發展與演變的總體規律一目了然。

本納比所設想的多種類型的社會，沒有一種社會是固定不變的，總是停留在一個生命階段。每個社會都必然從一個階段轉移到另一個階段，隨著它的發展，心理社會價值觀也隨之變化。因此，為了了解一個社會的發展階段、相關的社會問題與成就，我們必須從社會發展的軸心上，看到它的確切位置。他說，在發展軸心上所顯示的位置，我們可以斷定這個社會所處的特有地位。文明的發展過程可以分成三個曆史時期：前文明社會、文明社會與後文明社會。任何社會都可以隨時隨地取樣確診，它已經到達了這三個時期的某個位置，也必然顯示出這個位置所特有的價值特征。為了理解文明現實的本質和問題，本納比把他的研究集中在曆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這三個方面，

將之視為捷徑。針對當前的穆斯林世界，他借助於心理社會學的觀點，解釋曆史的發展階段和特征。

在他的觀念中，處於前文明時期的每個人，都是自然人 (*homonatura*)，就像伊斯蘭早期、先知穆罕默德時代的阿拉伯貝都因民族，他們等待機會邁入一個新文明的循環。前文明社會亟需一種推動文明發生的動機，才能產生新功能。新社會形成前就具備了三大要素（人、土地與時間），但如果缺乏宗教動力，這三大因素仍然無所作為。對這三大要素，如果沒有類似於宗教形式的推動力量，社會無從啟動文明的進程，也不會出現社會心理的蛻變。

對於個人和社會，心理社會學的發展，有助於文明的進程，因為社會性的改造規劃，目標就是要使社會的功能得到強化。當文明化社會為既定目標的變革開始之後，它的文明就呈現了。社會的文明化顯示了這個社會的能力，把全社會組織起來，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和特色文化。當人們決心啟動社會文明化運動時，社會關係網絡應當處於最佳狀態。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社會才有能力保護它的文明，並且不斷進步。在這個階段，社會功能顯而易見，人人都受到保護。

當一個文明邁入了後文明階段，社會的動力全然消退，文明進步軟弱無力，走向衰亡。這樣的結果，宗教思想停止了它的號召力，宗教價值觀無人問津，社會關係網絡開始解體，形同虛設。但社會並非由此必然發生崩潰，或注定滅亡。另一種文明的進程立即過來接替，為了防止社會徹底衰敗，另辟蹊徑，尋找新的出路。每個社會都有它特定的文化現象，如果信仰體系發生紊亂，文化也就隨之衰竭。本納比認為，許多學者在曆史階段問題上混淆不清，所以對不同階段的特性發生誤解。對不同階段的誤解與誤判，將使改良運動變得複雜化，不知所措。本納比在思考穆斯林世界的當前局勢時，把今天的種種現象確

定為第三階段，因為與其它幾個階段相比，很明顯，如今的穆斯林社會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思想或行為。為了擺脫當前的困境，必須重新獲得社會運動的原創精神和活力，其方法在於：造就一代新人，從後文明時代解放出來的新一代，放下舊時代的那些包袱。這一代新人將進入時間與土地的舞臺，成為新的群體，攜帶他們的宗教思想，從頭開始。

本納比堅信，對待曆史與現實，我們必須知己知彼，了解我們所處的曆史位置，認清我們落後與發展的根本原因。社會問題是有曆史局限的，一個階段的有利成就，到了另一個階段，就可能變成重大傷害。

本納比還從心理社會學的視角，看待社會演變的問題，他提議的心理社會發展之三個年代的概念：實物年代、人的年代與思想年代。他闡述的一般理論說：實物、人與思想這三者之間是互依互存的辯證關係，各守自己的範疇，在不同年代呈現不同的特征。他說，每個社會都有它存在的文化體系，在這個大體系中，實物、人和思想的各自範疇，都與和諧的總體行動互相交織在一起。每一種範疇都有突出自己的機會，占有首當其沖的地位，超越其它範疇。

社會發展的第一個年代，根據實物範疇的水准，形成那個年代的判斷和決策。判斷的性質與品質隨著人的基本需要而變動，因為人的需要是根據實物水准而定的。本納比認為，人類社會不論在前文明階段或在後文明階段，都須經歷實物年代。在今天的穆斯林社會，實物年代影響著人們的心理、道德、社會意識、認知與政治狀況。當社會的文化焦點集中到了實物上，人們的心理與道德層面便以實物為中心，使“實物”具有最高的價值，判斷的重點傾向於數量而不是質量。判斷任何東西的好壞標準，只看實物的多少，而不是實質的價值。

社會進入第二個年代時，判斷的目標向前推移，進入人的

示範標準，如模範人物，來源於人的範疇，而不再是實物。在這個年代，實物與思想都應該給人的範疇讓路，轉化為輔助作用。本納比把前伊斯蘭的阿拉伯社會 (*Jahili*)，看作是典型的人的年代，因為那個社會局限在部落的範圍之內。今天的穆斯林社會，正處於實物與人兩種年代範疇的交界點上，他認為，正處於道德與政治的危險時期。

本書作者認為，這三個年代的區分是一個重要概念，可以成為我們有利的工具，測量歷史的發展進程；也可以根據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特征，斷定社會發展的趨勢，是走向上升還是走向衰落。一個社會所呈現的特征是總體行動的結果，而內在的表現，是實物範疇與其他兩種範疇的混合。因為一個時期，只有某一個範疇占有優勢地位，超越其他範疇；於是，可以從人們的普遍思潮與典型行為上，斷定某個特定的年代。

三個年代的概念，可以作為尺度用來測知：不同時期心理社會的成熟程度、文明演變的趨勢、社會活動的組織結構、整個文明時期階段性特征的價值觀轉換。當一個社會表現出某些優勢特征時，便可以鑒定那個歷史時期屬於哪個年代。不同的年代都代表著特定的社會價值與社會氣氛，這些特征對發展過程中的每個細節，都有制約和影響作用。

本納比把今天的穆斯林社會置於前文明的坐標上，因為這個階段的特征是，社會在艱苦地掙紮著，努力進入一個新的文明。他對文明運動的解釋，是分層次的，用以對某個歷史時期出現的廣泛活力進行分析和理解。他的循環學說、三個階段理論以及三個年代尺度，都是集中對一種現象的多層面解剖和分析。

本納比說，在文明進程中的社會發展，其記錄有數量與質量標準，例如不同程度的社會關係網絡，便可顯示歷史程序中的社會階段。他爭辯說，任何文明啟動在前，然後才有三種

範疇的表現；而這三者又以人的範疇最先形成，成為其他範疇的先決條件，然後才出現了社會關係網絡。正當社會的功能發揮作用的時候，思想與實物範疇仍處在簡單的微弱期。人的範疇開始演變，融入新的社會秩序之中；這時，就產生了社會關係網絡，盡管其它兩種範疇的發展尚未完全成熟。

思想範疇扮演著社會保護者的角色，因為它與社會關係網絡有密切的關聯；沒有良好的社會關係網絡，一個社會就不可能開始重建工程。單純憑著思想範疇的表現，不能說明一個文明是發展或是衰退，而思想範疇必須與社會關係網絡結合起來，才能見到成效。一個社會的曆史，只不過是社會關係網絡發展的曆史，社會關係網絡是在初期階段，由某種宗教思想創建起來的。

第四章

本納比思路的本源：內在社會條件

從本納比對內在社會條件的定義，我們開始這一章，集中討論本納比文明思路的各種因素所產生的影響。本納比的簡歷過於簡單，而且他的自傳從 1905 年寫到 1939 年為止，其他我們所知甚少。關於他以後的經歷，我們只能從他的著作、現時文章和他那個時代的曆史記載中尋找資料。

馬利克·本納比 1905 年出生在阿爾及利亞東部的一個貧窮家庭。他生長的環境有濃厚的伊斯蘭氛圍，這既對他的人格產生極大的影響，又保護了深受殖民主義壓迫的阿爾及利亞穆斯林；他們的傳統文化與文明受到外來壓力的撞擊。

他說：“（我祖父）許多虔誠信仰的故事，在無意之中造就了我的人格；通過這些故事，我意識到求得真主的賜福，是伊斯蘭價值和倫理的最高亮點。”

在法國的統治下，他親眼目睹了許多當地居民集體遷移，包括他的親友，流亡到東方的阿拉伯國家。以民族的集體逃亡抗議殖民統治，這給阿爾及利亞的社會與經濟造成了重大傷害。傳統的伊斯蘭文化架構遭到解體，習慣的生活方式變得支離破碎，街坊鄰居人人自危，互相愛莫能助。本納比意識到人際關係的重要意義，小則一個家庭，大則整個社會。

當年在他們的社區裏，都有經學堂 (*zawiyah*)，它是一種傳統的教育機構，當穆斯林的文明出現衰落趨勢時，這種教育機構起到了傳承伊斯蘭文化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不亞於正規教育和阿拉伯文學。本納比小時候喜歡聽故事，也到清真寺舉辦

的經學班 (*madrasah*) 學習經典，這構成了他接受的全部教育。這些地方性的教育設施，幫助他擁有了阿拉伯文法、文學、詩詞、法學和信仰學等方面的知識。

他寫的第一本書，是對《古蘭經》重點章節的重新解釋，把他對不同社會與文化的認識，融會貫通到對《古蘭經》的理解中。他的思想核心是宗教，引導他認識人類文明的本質和作用。他感受到，宗教之中包含著宇宙法則，這些法則激發了人類的精神力量。他在後來的經歷中，如在法國，偶然遇到許多伊斯蘭思想家和積極分子，他對伊斯蘭的理解提升到了普世真理的高度。他最終所認識的伊斯蘭，是宗教，也是生活；是社會活力，也是文化和文明。

本納比最為憂心忡忡的問題是穆斯林世界的教育，這是他思考的核心所在。穆斯林社會的教育缺乏規劃、方法、設備和功能，特別是在殖民主義壓迫下的阿爾及利亞。他的靈魂深處有兩種教育體制的對照，一個是傳統教育衰弱的原因，另一個是現代（西方或法國）教育制度的先進。

這兩種教育現狀令人不寒而栗，在一個中看到衰敗與落後，在另一個中看到進步與發展。現代教育使用的是新式教育方法，目標明確，受到殖民統治者的保護。但是，教育的內容全部世俗化，只承擔著西方使命，與穆斯林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在他一生的經歷中，這樣互相對立的矛盾，使他念念不忘，耿耿於懷。

在西方的歐洲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國土上到處旅行時，本納比記錄了所見所聞。他的見聞使他產生兩種不同的深刻印象，影響了他對自然中的人與文明中的人的不同看法。在他偶遇到的穆斯林知識分子中，也領略了新潮的思想。在阿爾及利亞，烏勒瑪（*Ulama*，伊斯蘭學者）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轟轟烈烈地展開，他們的訴求和目標是要推動社會改良。

本納比是深受殖民統治的阿爾及利亞公民，但他又是受過東西方雙重教育的學生，領教過歐洲殖民主義者的傲慢作風；因此，他對遭受的殖民統治及殖民統治者都有鮮明的見解，形成了他自己的“順民心態”觀念。他的新觀念，就是他用來分析和研究當代穆斯林世界之心理狀態的有效工具。

本納比接觸了歐洲思想體系的知識，提高了他的認知與政治覺悟；因此，他的興趣從工程學轉向了哲學和社會科學，後來又繼續轉變，追求穆斯林社會的改良主義、非殖民化運動、阿爾及利亞和穆斯林世界的復興。他意識到在阿爾及利亞開展烏勒瑪運動的重要意義，因此極力宣傳改良 (*islah*) 思想和北非 (*Maghrib*) 團結。本納比熱心支持烏勒瑪運動，因為他們的奮鬥目標是爭取阿爾及利亞獲得自由和獨立；後來，那些活躍分子改變了方向，放棄了社會領導，而投身於政治運動，他的熱情也就此告一段落。這時，他深信教育與文化的力量可以改變社會，而不是政治激進主義。

本納比以流亡者的身份來到埃及，同阿拉伯的知識界和傳統組織建立了廣泛聯系，勸導這些阿拉伯精英們，應當把精力集中在穆斯林烏勒瑪的新生與復興上。本納比於 1971 年逝世，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人們牢記他是當代穆斯林世界一位最為傑出的穆斯林思想家。

他超常規理論的文明思路 (*Mu*) 廣為流傳：提出社會改良必須從內在社會條件上著手。他深信只要知識精英團結一致，密切合作，便有能力面對穆斯林社會落後現狀的挑戰，力求逐步改良，解除各種困境。他同改良運動保持著緊密的關係，烏勒瑪運動代表了他們團結奮鬥的共同目標。

本納比對伊斯蘭的忠貞和對伊本·赫勒敦的崇敬，形成了他對穆斯林社會的憂慮、對志同道合者的同情，他們共同面對著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他認為穆斯林傳統文化的知識精英們

(*Ulama*)，如果固守伊斯蘭早期穆瓦希德 (*al-Muwahhid*) 的思想框架，則不可能成就當代的重大曆史使命。穆斯林學者們主張，追回伊斯蘭早期信仰與教導的純潔與虔誠，注重淨化自己的靈魂，便可以把“穆瓦希德”思維模式，引入新的時代和文化。

本納比也受到當代穆斯林學者和作家們的深刻影響，如伊本·泰米葉、伊本·赫勒敦和阿布杜·瓦哈布，他自稱是這些穆斯林改良先驅的連續繼承人，是他們在這個時代的弟子。他曾遊歷許多阿拉伯國家，開闊了他的眼界，接受了一些其他宗教的知識，這些經驗有助於他審視各種複雜的社會現象，看到在曆史的變革中，宗教具有的重要功能。

第五章

本納比思路的本源：外來社會條件

根據超常規理論的觀點，外來社會條件先把目光集中在宏觀的分析上，然後對具體目標進行細致研究。他們觀察當代的規章制度、思想的曆史根源。這些就是“Mu”所指的社會條件，從大社會的宏觀視野中，去尋找它對思想影響的軌跡。外來社會條件把注意力集中到認識過程與各種社會習慣、社會結構與其他社會活動的彼此關係上；一種思想方法或認識理論的形成，直接或間接地，都與這些條件有關聯。

本納比的奮鬥目標，是解除在穆斯林的文明中，由殖民化統治與反殖民化鬥爭所造成的複雜局面，他使用社會學的觀念理解大環境中的社會與曆史現實。本納比認為，殖民主義只不過是西方總體文明藍圖的一個環節，穆斯林社會對待殖民主義的存在，必須從內部給予文明的回應。

西方的人類學、考古學和社會學研究，都是為了實現他們一個公開的使命，幫助土著居民從愚昧無知的原始社會，走向現代文明。使用這些專用詞語，目的是表明這些民族都是遭受殖民主義統治的人民。這種兩分法可以明確分開兩類人群——這些人與那些人；那些人把外來的殖民擴張和統治法制強加給這些人。他們以這種方式，把穆斯林國家固有的民族文化和語言撕裂得支離破碎，這樣做的結果，現存的烏勒瑪陣容如果不是徹底毀滅的話，也必將遭受徹底損傷。

在遭受殖民統治之前，阿爾及利亞社會處於後文明時期。從社會學角度看，這個社會與後來的殖民時期相比，是十分穩

定的，文化高度發達。阿爾及利亞人民享有和諧的生活、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文化創造的活躍、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穆斯林的學者們致力於民眾教育與伊斯蘭宣教，保留著明顯的阿爾及利亞社會特色。

不幸的是，阿爾及利亞的民族發展與興旺的好景不長，陷入對抗殖民主義的危難之中。殖民主義統治經歷了四個不同的階段，給新一代阿爾及利亞人民留下一個沉重的社會包袱。殖民化的第一階段，從 1830 年到 1848 年，法國入侵者執行的政策是“有限占領”。這個階段的目標，是把民眾與抵抗運動完全隔離開來，改變他們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宗教結構。殖民化的第二階段，從 1847 年到 1871 年，加深了殖民化，對阿爾及利亞進行分化瓦解，迫使本土阿爾及利亞人淪為亡國奴。從 1871 年到 1919 年，是全面殖民化的第三階段，受壓迫的人民默默忍受著民族屈辱，外來移民定居者開始擴大勢力。從 1919 年到 1962 年，是民眾覺醒的第四階段，全國的殖民化達到了巔峰，而泛伊斯蘭運動如火如荼地全面展開，阿爾及利亞本土湧現出活躍的知識與政治階層。

在殖民主義統治的末期，強有力的傳統宗教力量出現復興，在曆史的數百年間，宗教信仰都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宗教力量再次複蘇，成為動員民眾的有力武器。在殖民主義統治的第四階段，愛國民眾與殖民統治進行尖銳的對抗，鬥爭達到高潮。

根據本納比的分析，用伊斯蘭文明的輝煌曆史和文明標準來衡量，阿爾及利亞已有三百年不太平的曆史了。內部矛盾與外來入侵所造成的混亂，在新興殖民主義者面前，使這個國家變成了容易被吞噬的獵物，形成了一種順民心態與殖民主義的辯證關係。在本納比看來，他的國家在殖民化的過程中，加深了國家與民族的混亂與危機，千瘡百孔，無所不在。外來侵略

勢力為了實現全面殖民統治的目標，他們強制實行蓄意設計的社會改造規劃，制造社會對立矛盾，遏制文明的發展機制。

作為對這種局勢的反應，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勢力在兩種力量的推動下得以方興未艾：一種力量來自宗教與知識界的“烏勒瑪”；另一種力量來自致力於社會變革的政治勢力。這樣的社會狀態正符合本納比所設想的社會發展模式，由此孕育了兩種對抗殖民化的力量：改良主義與現代主義。

面對國家所處的現狀，本納比認為必須克服順民心態與殖民主義所造成的各種災難，需要建立統一行動的綱領，以此為起點。本納比的文明化模式，可以用來分析和判斷在特定文明框架中，人的因素和社會變化，與其他社會狀況做比較。

第六章

本納比思路的本源：內在認知條件

本章著重研究超理論思維“Mu”的第三個條件：內在認知的條件。在本納比所關注的專題中，這屬於思想認識的範疇，與文明發展有密切聯系，從內在的條件方面，理解和處理穆斯林世界面臨的社會問題。這個條件幫助我們識別一些主要的認識模式、思想學派、變化狀況和一般化的超理論思考方法，用來分析現存的各種理論，並且創建新理論，開辟新思路。

在有關文明的研究中，存在兩種廣泛的模式：歷史哲學模式和社會科學模式。本納比認為，文明的研究是一個特殊的領域，研究的方法與概念都應當屬於社會科學。鑒於他深刻的《古蘭經》與宗教知識，他必然避免唯物主義或世俗主義的歷史觀和社會變革理論。採用他超常規理論“Mu”的內在認知條件，有助於看到本納比對主導文明發展模式的認識。

在這一章，我們將運用內容分析法，追溯一些早期思想家的觀點和理論。本納比的各種概念、用詞和方法，同這些早期思想家有緊密聯系，這正是他在一生中，與殖民統治的鬥爭中苦苦追尋的知識來源。本章將詳細分析這些學派和思想家所表述的主要觀點。

在歷史哲學領域中，有三大學派堅持以他們各自的思考模式，研究文明的發展：歷史螺旋式循環觀、歷史不斷進步觀和世界各地民族並列發展觀。各家學派對歷史的演變、人的重要因素都提出了他們的發展模式，但他們都共同認識到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提出了自己的理念。

在十九世紀，黑格爾、孔德和馬克思是曆史進步學派的三大主流學者，他們堅持曆史不斷進步的觀點，對本納比的文明思路研究都有影響。根據黑格爾的曆史辯證法，全部曆史就是一整篇人類自由與文明的傳說故事。在黑格爾思想的引導下，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曆史觀，馬克思成為另一個著名進步觀的曆史學者。黑格爾注重的是人類思維的辯證法，而馬克思在乎的是經濟學辯證法，這是他們的主要區別。

法國哲學家孔德自立為曆史進步主義學派，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深信自然科學對人類生活的條件和曆史發展的重大作用。這個學派的主要成就，是對曆史的發展做出他們的解釋，標記曆史的階段性和演變的原因。

在本納比看來，絕大多數曆史學家只是匯集了曆史事件而已，而不是真正把曆史事件歸類於理性的發展模式中，然後說明這些事件。他發現了黑格爾辯證曆史觀與馬克思經濟發展觀之間的聯系，都屬於辯證法哲學，各有所長。黑格爾承認人的思維變化推動了曆史的進步，而馬克思所關注的是經濟發展促進了社會演變，但本納比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人類需要，不足以說明文明誕生與發展的主要動力。

本納比對曆史進步學派持批評態度，說他們理論多於實際，而且脫離不了歐洲中心論的弊病。這個學派注意到了曆史演變的某些事實，而忽略了形成曆史文明的多種複雜的因素。他的思想主要來自曆史循環學派，其代表性的學者有伊本·赫勒敦和湯恩比；他自詡是這個學派的傳人，繼承了他們的曆史判斷思想和方法。他們明確提出了曆史演變的螺旋式循環規律，而且用“循環”這個詞，確定了這些規律的定義。這一派的學者們，根據他們收集到的資料，確信曆史循環規律具有普世意義，適合於任何國家。

在伊本·赫勒敦的《曆史序言》(*Muqaddimah*)中，他率

先對曆史現象進行調查，證明曆史進程的法則和規律確實存在。他對社會性質與變化的研究，導致他宣布新的理論“文明的科學” (*Ilm al-Umran*)。曆史的走向和發展，是由本國人民世代代相傳與自然演變的結果。王朝或國家的興起、發展和衰敗，其社會演變的動力來自深藏民間的群體性 (*Asabiyyah*)。湯恩比理解的世界曆史，只是各種文明的序列演變，認為每個文明都是各種勢力互相挑戰與對抗所產生的反應和結果，因此產生曆史的階段和興衰。他強調說，文明的性質必須從“整體”上去觀看，任何曆史的變化都是一個可以理解的單元整體。他同伊本·赫勒敦的觀點相似，同屬於曆史宿命論的學者，他們認為所有文明都必然在開始之後出現解體和衰退，直到最後結束。

根據本納比表達的思想、方法和興趣，許多學者把他列為伊本·赫勒敦第二、忠實的繼承者。他特別欣賞伊本·赫勒敦的曆史因果律和文明循環學說。他深信，由於曆史的演變是螺旋式循環著的，那麼，要找出循環運動的因素和條件，就能看到社會運動的性質和興衰的原因。本納比對伊本·赫勒敦的分析方法有超越之處，那就是他把文明作為一個整體，採用社會學的原理看待曆史，認為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湯恩比以曆史階段的整體為分析對象，形成了他的循環學說，因為其中有互動的挑戰和對抗，這對本納比是重要的啟發。

本納比採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對他那個時代的社會現象進行分析，並且討論宗教在文明化進程中的功能。他認為，為了激發穆斯林的復興運動，社會學和心理學是兩門不可或缺的重要學問。宗教作為社會價值觀的凝合劑，也是文明發展的催化劑，有了宗教，社會運動才能活躍起來。他認為人是文明的最基本載體，任何社會變革都從人的活動開始。他對當前占主流的曆史哲學與社會學兩大模式、三大學派以及文明研究的各種思路，都不表示滿意。

第七章

本納比思路的本源：外來認知條件

本納比超常規理論“Mu”的第四個條件，是對外來認知因素的審視，取代其它各種學派在理論分析方面的各種措施和方法。對外來認知條件的研究，是檢查科學與其它學術成果對文明形成的影響，這些影響過去一直不被重視，認為與文明研究的專業無關。在本納比的研究中，他的外來認知條件包羅萬象：《古蘭經》與聖訓的影響、穆斯林世界宗教改良家思想的影響、心理學、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其它很多認知研究方面的成果，這些領域看上去與研究文明的兩大傳統主流模式似乎互不相關，但影響的存在確是客觀事實。

本納比曾發表過解釋《古蘭經》的論文，是根據現代的科學發現和發展，對社會學研究的聯系和說明。在闡述歷史演變中的循環規律時，本納比引證《古蘭經》的經文，說明宗教思想在文明變革中的作用，而且歷史的演變與《古蘭經》提出的原則相吻合。他特別指出，宗教是形成文明社會人格的重要因素，是引導社會發展的方向。

本納比的座右銘來自《古蘭經》：“真主不改變一個民族之現狀，除非自己改變之。”這個思想標志著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責任，人的因素構成了任何社會變革的主要條件。他認為，為了啟動一場新文明進程，首先要將人民動員起來，改變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人格，從自然需求的狀態，轉變成有奮鬥意識的個體。

《古蘭經》的原則幫助我們深入理解歷史的變革與宗教在變革中的作用，而我們研究歷史，幫助我們證實《古蘭經》原則的

正確性，向我們提供了曆史的經驗實證。現代主義的思想與世俗主義的精神，都堅持反宗教的立場，否定宗教在人類文明中的作用，但遭到本納比的反對。他努力證明《古蘭經》和曆代先知傳播的啟示，都應當屬於人類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面對穆斯林世界的貧弱落後，何去何從，我們應當思考《古蘭經》啟示中的曆史發展的永恒法則，這個法則已在伊本·赫勒敦的循環理論中做過解釋，曆史的變化存在普世的模式，有規律可循。《古蘭經》和聖訓均被包容在超常規理論“Mu”的總體規劃的範疇之內，對本納比的文明新思路，構成了主要外來影響之一。

穆斯林世界的改良主義學者們提出了三個口號：改良 (*islah*)、革新 (*tajdid*) 與復興 (*nahdah*)，以此推動全社會的運動。這是從十八世紀中期以來，改良運動宣傳的新模式。由伊本·阿蔔杜·瓦哈布領導的社會運動，主張復興伊斯蘭最基本的原始教義，把認主獨一的理念置於一切原則之上。加瑪爾丁·阿富汗尼——另一位穆斯林世界的傑出改良主義思想家，如出一轍，提出同樣的社會改革主張，即任何改革必須遵循原本的純潔教義，復興伊斯蘭，保證改革走向勝利。本納比從這場運動中汲取了他們的基本教義思想，成為他個人理論的認知條件。

在阿爾及利亞，改良派們對社會現實的落後狀況缺乏全面的認識，也缺乏具體措施。在本納比的改革思想中接受了心理學的內容，用以理解社會變革中的人格變化和發展，達到社會改良的目的。他需要了解通過心理學研究宗教的社會作用，這樣有助於理解如何才能運用宗教的力量，形成新的社會價值觀，提高普通民眾的認識。

在對待宗教的立場上，本納比喜歡弗洛伊德和榮格這兩位歐洲著名的心理學家，他也從另一位歐洲心理學家皮亞傑那裏獲得了發展心理學的知識。本納比寫道，宗教信仰可以使人從本能欲

望的禁錮中解脫出來，服從精神存在的法則。宗教可以指導每個人的行動，發揮巨大的內在力量，動員全社會朝一個目標共同努力。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幫助本納比理解到宗教的短時心理效益，可以改變人的內在心理狀態，引導個人和人群在社會變革中發揮積極因素。

對社會文明化進程有能力發揮積極作用的宗教信仰失去自身活力時，社會的文明進程受到阻擾，發生頹廢，失去與美好憧憬的協調。雖然，本納比從伊本·赫勒敦那裏接受了社會發展階段性的理念，但他卻運用現代發展心理學的原理，分析社會進步的心理。從皮亞傑的心理學理論中，他汲取了社會發展的年代觀念；他認為個人與社會一樣，都須經歷這三個年代的階段：實物年代、人的年代與思想意識的年代。

哲學是對本納比文明新思路的第四種重要影響。總體而言，笛卡爾的思想對他影響最大，屬於外來的認知條件，當然也包括伊本·圖斐利、笛福、伊本·路西德和安薩裏等著名哲學家的思想影響。在這些人當中，首當其沖的是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從他那裏借用的理論最多，尤其他的哲學分析法。他運用了兩種不同但又互相內在關聯的分析機制，研究文明機構中的各種成分和這些成分在文明進程中的功能。

把人類文明的發展看作是多種層面的社會現象，只有少數學者精於此道，本納比便是其中之一。他的貢獻被視為是重要的發展，取代了傳統的分析模式，他們把曆史文明看成孤立和分散現象，互相矛盾，漏洞百出。本納比的重要性在於，他是新思考體制的創建者；他是一位理論家，提出了多種學科並行的新思路。

對內在社會條件的分析，只是本納比研究文明思路的起點。他最關心的內容，是阿爾及利亞和穆斯林世界的社會局勢；因此，在他一生的不懈努力中，形成了他個人的特殊思路，為他的祖國

以及穆斯林世界所面臨的困境，提出了新的奮鬥目標。在方法論方面，他堅守多數曆史學家提出的分析模式，但在理性與認知領域裏，他借用了多學科的理論，並且加以綜合運用，提出了文明分析的三大區域：曆史、社會與文化。

本納比提出的文明進程的外來條件，包括《古蘭經》和聖訓、穆斯林世界的各種改良主義思想、心理學、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其它方面的學術成果。他把所有這些學識和思想兼容並蓄、融匯一體，構成了他研究專題的豐富內容，形成了對兩種傳統主流模式的補充。

本納比借用多種學科互相交叉、融會貫通的方式，研究文明的進程，應當給予高度重視。他的超常規研究理論，從思想認識、工作方法、學術理論、實地考察等多方面，對社會現實給予了全面的認識，促進了知識的創新和發展。

作者簡介：

貝德朗·本拉赫辛 (*Badrane Benlahcene*)，在阿爾及利亞巴特納大學哲學系擔任曆史哲學與文明研究的副教授，曾在沙特阿拉伯哈薩市費薩爾國王大學伊斯蘭研究系藝術教研科任教。他是一位精心研究本納比著作的專家，曾在多種學術刊物上發表過關於本納比研究的文章，也曾多次參加在阿爾及利亞、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馬來西亞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並宣讀他關於本納比研究的論文。

精簡版伊斯蘭叢書 (IIIT Books-in-Brief Series)

這是國際伊斯蘭思想研究所 (IIIT) 從本所優秀出版物中精選的一部分圖書，縮寫成精簡版，保留原著的精神實質，但篇幅縮小，以便讀者快速流覽這些重要著作的核心梗概。

阿爾及利亞著名的學者和思想家馬利克·本納比 (1905—1973)，其生前夙願是希望解開一道難題：是什麼原因使穆斯林社會走向衰落的，為什麼西方文明會如此成功，而且富有成就？對這些疑問，經過理論分析使他確信，關鍵問題不是《古蘭經》或者伊斯蘭有什麼不對，而錯誤全在於穆斯林自身。

本書是一個研究課題，對本納比的文明思想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發現他所採用的方法屬於超常規的理論指導，向我們展現了對歷史的新思維角度，形成了他的理論。他深信，人類的文明是由內在與外來的、社會與認知的多種因素共同凝聚而成的；因此，他制定了一個公式來歸納文明的成因。

他的公式是：人+土地+時間=文明。其中，宗教是對這三大因素起重要作用的催化劑，尤其在討論穆斯林的落後狀態與復興的問題上，具有重大意義。在本納比文明新思路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他把人的因素置於中心地位；假如沒有人的作用，其它兩項對文明的生成就毫無價值。

本納比堅定不移地相信，文明演變的後果在於，如果穆斯林不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精神面貌，他們就不可能創造出任何具有深遠影響或重大意義的社會變革。他的這個觀念從《古蘭經》的啟示中得到響亮的回聲：“真主不改變一個民族之現狀，除非自己改變之。”（古蘭經，13:11）

